

徐悲鸿讲艺术

徐悲鸿
著



A R T

艺
术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大家
讲读

徐悲鸿讲艺术

徐悲鸿 著



大家
讲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徐悲鸿讲艺术 / 徐悲鸿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500-1626-2

I. ①徐… II. ①徐… III. ①艺术-文集 IV. ①J-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19400号

徐悲鸿讲艺术

徐悲鸿 著

策 划	刘 浩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胡青松 李路平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16 印张 16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1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626-2
定 价	29.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6-1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 1 画之美与艺
- 3 美术之起源及其真谛
- 7 美术漫话
- 10 美的解剖
- 12 艺术漫话
- 14 艺术？空气！
- 16 研究艺术务须诚笃
- 18 述学之一
- 20 习 艺
- 23 智 慧
- 24 漫 谈
- 28 废 话
- 30 悲鸿漫谈（之一）
- 33 艺术之品性
- 35 儿童如神仙
- 36 性格论

- 38 谈大胆
- 39 造化为师
- 42 画中无猪
- 44 学术研究之谈话
- 48 中国今日急需提倡之美术
- 53 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
- 57 中国新艺术之展望
- 58 新艺术运动之回顾与前瞻
- 64 中国艺术的贡献及其趋向
- 70 中国艺术的没落与复兴
- 77 对中国近代艺术的意见
- 78 新国画建立之步骤
- 80 复兴中国艺术运动
- 84 古今中外艺术论
- 90 世界艺术之没落与中国艺术之复兴

CONTENTS

- 102 中西艺术之异同与比较
- 104 中西画的分野
- 106 西洋美术对中国美术之影响
- 109 艺院建设计划
- 115 近代美术院缘起
- 116 因《骆驼》而生之感想
- 119 收藏述略
- 121 中国美术之精神——山水
- 124 美术遗产漫谈
- 127 漫谈山水画
- 136 论中国画
- 140 中国画改良论
- 146 国画与临摹
- 149 学画之步骤
- 150 初学画之方法

-
- 151 颜色之运用
- 152 历史画之困难
- 157 中国之原性浮雕绘画
- 160 对泥人张感言
- 165 《画范》序
- 167 评文华殿所藏书画
- 173 故宫所藏绘画之宝
- 176 故宫书画展巡礼
- 179 朝元仙仗三卷述略
- 182 左恩铜铸
- 183 巴尔堆农
- 190 法国艺术近况
- 193 印度美术中之大奇
- 196 我对于敦煌艺术之看法
- 199 中国烂污
- 201 在全欧宣传中国美术之经过

CONTENTS

- 210 泰戈尔翁之绘画
- 213 米开朗琪罗作品之回忆
- 217 安格尔的素描
- 220 忆达仰先生之语
- 223 谈高剑父先生的画
- 225 叶浅予之国画
- 227 李可染先生画展序
- 228 傅抱石先生画展
- 231 吴作人画展
- 232 《艺术副刊》发刊词
- 234 与《时报》记者谈艺术
- 240 在中华艺术大学讲演辞
- 242 《积玉桥字》跋
- 244 《张大千画集》序
- 246 《关山月画集》序

画之美与艺

吾所谓艺者，乃尽人力使造物无遁形；吾所谓美者，乃以最敏之感觉支配、增减、创造一自然境界，凭艺传出之。艺可借美而立（如写风俗、写像之逼真者），美必不可离艺而存。艺仅足供人参考，而美方足令人耽玩也。今有人焉，作一美女浣纱于石畔之写生，使彼浣纱人为一贫女，则当现其数垂败之屋，处距水不远之地，滥槁断瓦委于河边，荆棘丛丛悬以槁叶，起于石隙之上，复置其所携固陋之筐。真景也，荒蔓凋零困美人于草莱，不足寄兴，不足陶情，绝对为一写真而一无画外之趣存乎？其间，索然乏味也。然艺事已毕。倘有人焉易作是图，不增减画中人分毫之天然姿态，改其筐为幽雅之式，野花参整，间入其衣；河料青青，出没以石，复缀苔痕。变荆榛为佳木，屈伸具势；浓阴入地，掩其强半之破墙。水影亭亭，天光上下，若是者尽荆钗裙布，而神韵悠然。人之览是图也，亦觉花芬草馥，而画中人者，遗世独立矣。此尽艺而美者也。虽百世之下观者，尤将色然喜，不禁而神往也。若夫天寒袖薄，日暮修竹，则间文韵，虽复画声，其趣不同，不在此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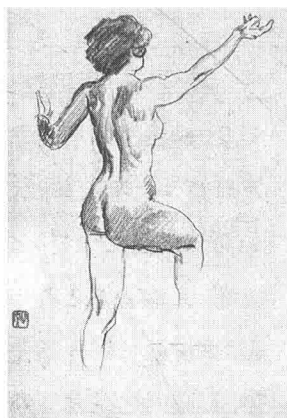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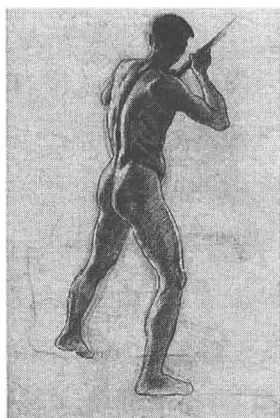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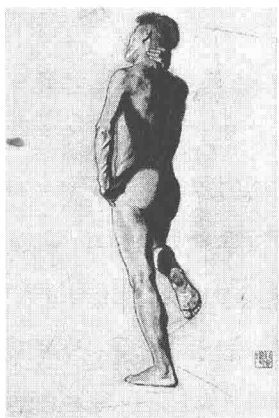
故准是理也，则海波弥漫，间以白鸥；林木幽森，缀以黄雀；暮云苍

霭，牧童挟牛羊以下来；蒹葭迷离，舟子航一苇而经过。武人骑骏马之驰，落叶还摧以疾风；狡兔脱巨罟之臭，行径遂投于丛莽。舟横古渡，塔没斜阳；雄狮振吼于岩壁之间，美人衣素行浓阴之下，均可猾突视觉，增加兴会，而不必实有其事也。若夫光暗之不合，形象之乖准，笔不足以资分布，色未足以致调和，则艺尚未成，奚遑论美！不足道矣。

本文为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九日徐悲鸿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的讲演辞之一部分，原载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大学日刊》，题为《画之美与艺之第三段》

美术之起源及其真谛

我今天所讲题目范围，似乎很大，不过我们以美术的真义之最有关系，而我们艺术同志，不可不注意的略略一谈。世界艺术，莫昌盛于纪元前四百余年希腊时代，不特十九世纪及今日之法国不能比，即意大利十六世纪初文艺复兴之期，亦觉瞠乎其后者也。当时雅典文治武功，俱臻极盛，大地著称之Parthion，亦成于国际最大艺人菲狄亚斯之手，华妙壮丽，举世界任何人造物不足方之。此庙于二百年前，毁于土耳其，外廊尚存，其周围之浅刻，今藏英不列颠博物院，实是世界大奇。希腊美术之结晶，为雕刻，为建筑，于文为雄辩，是固尽人知之。吾今日欲陈于诸君者，则其雕刻。论者谓物跻其极，是希腊雕刻之谓也。忆当读人身解剖史，述希腊雕刻所以致此之由，曰希腊时尚未有人身解剖之学，其艺人初未识人体组织如何，其作品悉谙于理，精准而简洁，无微不显，果何术致之？盖希腊尚武，其地气候和暖，人民之赴角斗场者，如今日少年之赴中学校，人即去其外衣，毕身显露，争以强筋劲骨，夸耀于人，故人平日所惊羨之美，悉是壮盛健实之体格。而每角武而战胜者，其同乡必塑其像，其体质形态手腕动作，务神形毕肖，以昭其信，以彰本土之荣。女子之美者，



亦暴其光润之肤，曼妙之态，使人惊其艳丽。艺人平日习人身健全之形，人体致密之构造，精心摹写，自能毕肖。而诗人咏人，辄以美女为仙，勇士为神。神者如何能以力敌造化中害民之妖怪，仙者如何能慰抚其爱，或因议殒命之勇士。文艺中之用品，类皆沉雄悲壮，奕奕有生气，又复幽郁苍茫，芬芬馥郁，千载之下，犹令人眉飞色舞，是所谓壮美者也。一世纪之罗马尚然，无何，人渐尚服饰之巧，艺人性情深者，乃不从事观察人身姿态结构，视为隐于服内，研之无用，作品上亦循俗耗其力于衣襞珍玩。欲写人体，只有摹仿古人所作而已，浸假其作又为人所摹拟，并不自振，逮六世纪艺人乃不复能写一真实之人。见于美术中之人，与木偶无辨。昔之精深茂密之作。今乃云亡，此混沌黑暗之期。直延至十三世纪，史家谓之中衰时代者也，是可证艺人之能精研观察者，方足有成，裸体之人，乃资艺人观察最美备之练习品也。人体色泽之美，东方人中亦多见之，法哲人狄岱襄有言曰：世界任何品物，无如白人肉色之美者，试一细观，人白者，其肤所呈着彩，真是包罗万色，而人身肌骨曲直隐显，亦实包罗万象，不从此研求人像之色，更将凭何物为练习之资耶！西方一切文物，皆起于埃及。埃及居热地，其人民无须被服，美术品多像之。故其流风，直被欧洲全部、亘数十纪不易，盛于希腊。希腊亦居热地，又多尚武之风。耶稣之死，又裸钉于十字架上。欧洲艺术之所以壮美，亦幸运使然。若我中国民族来自西北荒寒之地，黄帝既据有中原，即袭蚕丝衣锦绣，南方温带之区，古人蛮俗，为北方所化，益以自然界繁花异草之多，鸟兽虫鱼之博，深山广泽，佳树名卉，在令人留意，足供摹写。而西北方黄人，深褐色之肤，长油不长肉之体，乃覆蔽之不遑，裸体之见于艺术品中者，惟状鬼怪妖精之丑而已。其表正人君子神圣帝王，必冠冕衣裳，绦带玉佩，不若希腊 Jupiter，亦显臂而露胸，虽执金杖以为威，犹袒裼。故与欧洲艺术相异如此，思之可喙也。吾今乃欲与诸先生言艺事之究竟，诸君必问曰：美术品

之良恶，必如何之判之乎？曰：美术品和建筑必须有谨严之Style，如画如雕。在中国如书法，必须具有性格，其所以显此性格者，悉赖准确之笔力。于是艺人理想中之景象人物，乃克实现。故Execution乃艺术之目的，不然，一乡老亦蕴奇想，特终写不出，无术宣其奇思幻想也。

本文为一九二六年三月七日徐悲鸿在上海新闻学会上的讲演辞，原载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上海《申报》，题为《徐悲鸿在新闻学会演说》

美术漫话

一切学术有一共同目的，曰：追寻造物之真理而已。美术者，乃真理之存乎形象色彩声音者也。音乐为占时间之美术，当非本论之范围。兹篇所论，专就造型美术，阐明其意。造型美术，亦分为两途：一曰纯正艺术，即绘画、雕塑、铸版、建筑是也；一曰应用艺术，亦曰工艺美术，乃损益物状，制为图案，用以美化用具者也。

吾人在立论之始，应于题之本身，定一解说。中国今日往往好言艺术，而不谈美术。艺术者仅泛指术之属乎艺事而已。美术者，顾名思义，则为艺术者，不徒能之而已，盖必责之具有其精意，于人之精神，WAI有所发挥，故其学术，因欲奔赴此神圣“美”之一目的。于是在同一物事上，各人得自由决定其形式，又利用一形式，求一适合之内容，以赴其所期望理想之美。而其精神，亦必为所探讨之真理。所谓形式内容，不过为作者所用之一种工具而已。

内容者，往往属于“善”之表现。而为美术者，其最重要之精神，恒属于形式，不尽属于内容。如浑然天成之诗，不必定依动人之题，反而如画虎不成，则必贻讥大雅。故美术恒有两种趋向，一偏于善（则必选择内

容)，一偏于美（全不计内容）。偏于善者，其人必丰于情绪，偏于美者，其人必富于感觉，各有所偏，各有所择。顾美术上之大奇，如巴尔堆农之额刊，如米开朗琪罗之《摩西》，如多那太罗之《圣约翰》，如拉斐尔之《圣母》，如提香之《下葬》，如鲁本斯之《天翻地覆》，如丢勒之《使徒》，如伦勃朗之《夜巡》，如委拉斯开兹之《火神》，如吕德之《出发》，如康斯太布尔之《新麦》；如透纳之《落日》，如门采儿之《铁工厂》，如罗丹之《加莱义民》，如夏凡之《神林》，如列宾之《伊望杀子》，如倍难尔之《科学放真理于大地》，如达仰之《迈格理女》，如康普之《非雪忒》，如勃郎群之《码头工》，无不至善尽美，神情并茂。比之中国美术中，如阎立本之《醉酒》，如范中立之《行旅》，如夏圭之《长江》，如周东邠之《北溟》，无不内容与形式，美善充乎其量。孔子有“美而未尽善”之说，故人类制作，苟跻至美尽善，允当视为旷世瑰宝，与上帝同功者也。

善之内容可存而弗论，至其所以秀美之形式，颇可得而言。盖造物上美之构成，不属于形象，定属于色彩。而为美术之道，舍极纯熟之作法以外，作者观察物象之所得，恒注乎两要点，其表现之于作品上，亦集中精神于此两点。所谓色彩，所谓形象，皆为此两点之工具而已。

此两点谓何？曰性格，曰神情。因欲充实表现性格之故，爰有体，有派；因欲充实表现神情之故，爰有韵。

美术之起源，在摹拟自然；渐进，则不以仅得物象为满足。恒就其性之偏嗜，而损益自然物之形象色彩，而以意轻重大小之。此即体之所产生也。

派者，相习成风之谓。其所以相习成风，皆撷取各地属之特有材料，形之于艺事，成一特殊貌者也。

所谓性格者，即刚强、柔弱、壮丽、淡泊、冲和、飞舞、妙曼、简雅等，秉赋之殊异或竟相反也。故须以轻重、巨细、长短、繁简之术应之，所以

成为体也。

神情在人则如喜怒哀乐，妙机其微，艺之高深境地，其所以难指者以其象之变也。其于物情，则如风雨晦冥，皆变易其寻常景象，要在窥见造化机理，由其正而通其变，曲应作者幽渺复颐广博浩荡之襟怀思绪。此艺事之完成，亦所以为美术也。

至于工艺美术，其要道在尽物材之用，愈能尽物材之用者，为雅；愈违物材之用者，为俗。雅俗之分，无他道也。

原载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重庆《读书通讯》第三十七期